

# 魏晉南朝霸府의 構造와 機能\*

金 翰 奎

- |               |              |
|---------------|--------------|
| I. 序          | IV. 霸府幕僚의 역할 |
| II. 霸府의 구조    | V. 霸府의 기능    |
| III. 霸府의 구성원리 | VI. 結        |

## I. 序

이 논문은 魏晉南北朝時代의 幕府體制를 이해하기 위해 준비된 하나의 試論이다. 魏晉南北朝時代의 幕府體制란 주제는 매우 방대하고 복잡한 내용을 포함하고 있기 때문에 그 전면적 검토를 일시에 시도한다는 것은 현실적으로 불가능하다. 따라서 이 주제에 접근하는 하나의 방법으로서 魏晉南朝의 霸府라는 특수한 視角을 통해 당시 幕府의 일반적 성격을 도출하려고 한다. 本稿가 試論의 의미를 갖는 까닭이 여기에 있다.

魏晉南北朝時代에는 수없이 많은 幕府의 建廢가 되풀이되었으나, 그 중에서도 魏晉 및 南方四朝의 霸府가 가장 典型的인 것이었다. 北朝의 그것은 北朝 특유의 조건하에서 전개되었으므로 별도의 검토가 필요하지만, 魏晉南朝의 霸府는 서로 근사한 상황하에서 발생·전개되었으므로 共通의 시각을 통해 검토될 수 있을 것이다.

幕府란 南齊書와 宋書에서 주로 발견되는 歷史的 用語로서, 南齊太祖 蕭道成이 개설한 驃騎·太尉·太傅·相國 등 四府와 梁高祖 蕭衍의 驃騎·大司馬·相國 등 三府를 가리키지만, 그 개념의 일반적 의미로 미뤄보아 曹魏와 西晉·東晉·劉宋·陳朝 등의 開國主들이 受禪 직전에 개설한 幕

\* 이 연구는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의 지원에 의해 이루어졌음.

府들을 포함시켜도 무리가 없을 것이다. 宋書에서는 霸府를 大府로 표현하기도 하였으며, 혹은 開國主가 아닌 人物의 幕府에게도 霸府의 칭호가 주어진 경우가 없지는 않지만, 本稿에서 일컫는 霸府란, 魏晉南朝 七朝의 開國主가 受禪前에 개설하여 新王朝의 創建을 준비한 주도적 기관을 가리키는 것임을 미리 밝혀 두고자 한다.

사실 魏晉南朝에서 개설된 수많은 幕府의 대부분이 이들 七朝의 霸府와 거의 같은 구조와 기능을 갖고 있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따라서 본 試論은 모든 幕府는 霸府와 다름없다는 作業假說 아래서 준비되었다. 그러나 本稿에서는 霸府의 구조와 기능을 검토할뿐, 霸府와 다른 幕府와의 차이와 공통성을 확인하는 작업은 생략될 것이다. 모든 幕府가 霸府와 다름없다는 假說의 입증은 別稿에서 시도되지 않을 수 없다.

끝으로, 本主題와 관계된 既往의 研究는 거의 全無하기 때문에, 이 논문은 거의 전적으로 基本史料에 직접 의존하였음을 미리 밝혀둔다.

## Ⅱ. 霸府의 구조

幕府 구조의 원형, 즉 漢代 幕府의 구조에 대하여 後漢書 百官志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이 정리하고 있다.

長史司馬皆一人, 千石, 本注曰, 司馬主兵, 如太尉, 從事中郎二人, 六百石, 本注曰, 職參謀議, 掾屬二十九人, 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 本注曰, 此皆府員職也。(中華書局本 二十五史·後漢書卷 24-3563~64)

이 기사에 의하면 漢代의 幕府는 長史·司馬·從事中郎 등의 上級, 掾과 屬의 中級, 令史와 御屬 등 下級 등 3종의 幕職으로 구성되었다. 이것이 幕府의 가장 기본적인 구조적 형태였다. 그러나 魏晉南北朝의 대변혁기를 경유하면서 幕僚의 새로운 종류가 출현·침가됨으로써 幕府의 구조는 크게 변형되었다.

南齊書 百官志의 다음과 같은 기사는 幕府 구조의 변형을 여실히 보여 주고 있다.

凡公督府置佐，長史司馬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鎗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城)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爲長兼員，其府佐史，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人，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府，亦有佐史，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南齊書 16-313~314)

이 기사에 의하면, 南朝의 幕府는 長史·司馬·諮議參軍·諸曹參軍 등의 上層部와 從事中郎·掾屬·主簿·舍人·御屬 등의 下層部 등 二元的 구조를 갖추고 있었다. 南朝 幕府의 이와 같은 구조적 변화는 參軍이라는 새로운 成分의 진입에 기인하였던 것으로 보인다. 參軍이 幕府上層部에 참여함에 따라 從事中郎과 掾屬 등은 幕府의 중추적 위치로부터 하층부의 實務級으로 전락되었다.

參軍은 그 職任의 종류에 따라 諮議參軍 및 錄事·記室 등 18曹參軍으로 分化되어 있었을 뿐만 아니라, 任用權者와 任用節次에 따라 除正參軍·板正參軍·除行參軍·板行參軍·長兼行參軍 등의 五等級으로 分化되기도 하였다. 宋書 百官志에서는 參軍에 대한 당시의 制度的 規定을 다음과 같이 소개하고 있다.

其參軍則有諮議參軍二人，主諷議事，晉江左初置，因軍諮祭酒也，宋高祖爲相，止置諮議參軍，無定員，今諸曹則有錄事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刑獄賊曹城局賊曹法曹田曹水曹鎗曹車曹士曹集右戶墨曹，凡十八曹參軍，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蜀丞相諸葛亮府有行參軍，晉太傅司馬越府有行參軍兼行參軍，後漸加長兼字，除拜則爲參軍事，府板則爲行參軍，晉末以來，參軍事行參軍又各有除板，板行參軍下則長兼行參軍。(宋書 39-1223~34)

魏晉南朝에 行參軍의 分化過程은 幕府 안에서 參軍의 역할을 강화하고 위치를 점고케 하였음이 분명하다. 제도적 구조의 형태만으로 판



姓名	典據	司空(霸)府	丞相(霸)府	舊武·鎮東 冀州·兗州	(府名不明)	文帝府
阮瑀	21-600	軍謀祭酒(管記室)	爲	辟		爲
徐幹	21-599	軍謀祭酒·掾屬	爲			
涼茂	11-338	掾	辟			
田疇	11-342	掾	辟			
毛玠	12-374	戶曹	爲	兗州治中從事	幕府功曹	
司馬朗	15-467	東掾	辟		轉	
王必	1-50	屬	辟			
杜襲	23-666		爲			
辛毗	25-696		爲			
荀彧	10-308		爲	鎮東司馬	司	馬
郭淮	317		爲		司	馬
張範	26-733		爲			
張承	11-337		爲			
孫資	11-337		爲			
孫資	14-457		爲			
孫資	22-647		爲			
孫資	23-666		爲			
劉真	21-613		爲			
桓階	22-632		爲			
和	23-655		爲			
韓	24-677		爲			
高柔	24-683		爲			
王觀	24-693		爲			



姓名	典據	司空(霸)府	丞相(霸)府	舊冀州 武州；兗	東州	(府名不明)	文帝府
蔣濟	14-451		辟 主簿·西曹屬			爲 帳下吏·軍假司馬	
樂進	17-521					爲 司馬	
典滿	18-545					爲 軍謀祭酒 (參太樂事)	
杜夔	29-806					爲 軍掾	
荀攸	10-324					爲 軍掾	
龐流	18-547					辟 掾	
劉巴	39-980					辟	
呂虔	18-541			爲 兗州從事			
龐寵	26-721			辟 兗州從事			
牽招	26-730			辟 大將軍西曹屬			
夏侯惇	9-267			辟 冀州從事			
司馬懿	晉書1-2		辟 文學掾·東曹屬· 主簿	爲 武司馬			

〈表 1-b〉 西晉嗣府幕僚一覽表

姓名	典據	宣帝(司馬懿)府	景帝(司馬師)府	文帝(司馬昭)府	武帝(司馬炎)府
盧欽	晉書 44-1255	辟 太傅從事中郎			
阮籍	49-1360	命 太傅從事中郎	爲 大司馬從事中郎	引 大將軍從事中郎	
魯芝	90-2329	引 參驃騎軍事			
司馬璉	2-31		(?)左長史		
石苞	33-1001		遷 中護軍司馬		
賈充	40-1165		遷 參大將軍軍事	爲 大將軍司馬·右長史	
李暉	41-488		命 大將軍從事中郎·司馬·右長史		
武陔	45-1284		引 大將軍從事中郎		
張華	36-1070			遷 (?)長史	
裴秀	35-1038			歷 安東·衛將軍司馬	
荀勗	39-1152			參大將軍事·從事中郎(領記室)	
郭奕	45-1289 39-1153			爲 相國主簿	
王深	39-1153			相國參軍	
王渾	42-1201			參安東軍事	
裴楷	35-1047			辟 相國掾	爲 參撫軍軍事
劉寔	41-1191			參相國軍事	
唐彬	42-1217			辟 (?)鎧曹掾	
孔穎	42-1217			(?)參軍	
山濤	43-1224			遷 大將軍從事中郎·相國左長史	
李胤	44-1253			引 大將軍從事中郎	
華嶠	44-1263			辟 大將軍掾屬	
劉頌	46-1293			辟 相府掾	
王儀	88-2277			爲 (?)司馬	
應貞	92-2370				爲 撫軍參軍
羊琇	93-2410				命 撫軍參軍事

〈表 1-c〉 東軍元帝(司馬睿)嗣府幕僚一覽表

姓名	典據	左將軍・輔國・平東	安東將軍府	鎮東大將軍府	丞相(嗣)府	府名	不明
顧榮	晉書 6-144		司	軍	軍	軍	
賀循	68-1811	爲	佐	司	軍	軍	
裴邵	6-144	爲	史		軍	軍	
王導	35-1052	請	司馬・軍諮祭酒		軍	軍	
阮孚	65-1745	爲	參	參	軍	軍	
周玘	35-1052	爲	曹	倉	從	從	
溫嶠	49-1364	爲	左	左	軍	軍	
紀瞻	58-1573	爲	軍	軍	軍	軍	
薛象	67-1786	引	祭酒	祭酒	軍	軍	
周頌	68-1810	爲	祭酒	祭酒	軍	軍	
周頌	68-1932	請	祭酒	祭酒	軍	軍	
卞壺	69-1850	請	祭酒	祭酒	軍	軍	
張闓	70-1867	引	中	從	軍	軍	
陸暉	76-2018	引	參	參	軍	軍	
諸葛恢	77-2023	辟	祭酒	祭酒	軍	軍	
顏含	77-2042	爲	主	參	軍	軍	
孔衍	88-2286	命	參	參	軍	軍	
王敦	91-2359	引	軍(掌記室)	軍	軍	軍	
	98-2554	引	祭酒	祭酒	軍	軍	

爲 軍諮祭酒

爲 軍諮祭酒・右長史

爲 軍諮祭酒

爲 軍諮祭酒

轉 從事中郎

遷 軍諮祭酒

轉 從事中郎

轉 東閣祭酒

姓名	典據	左將軍・輔國・平東	安東將軍府	鎮東大將軍府	丞相(翻)府	府名不	明
羊曼	49-1382			參軍	轉主簿		
傅威	47-1330			從事	轉		
華譚	52-1454			軍諮祭酒	轉		
周訪	58-1579			參軍	爲		
刁協	69-1842			軍諮祭酒・長史	爲		
戴若思	69-1847			右司馬	爲		
卞敦	70-1874			軍諮祭酒	爲		
庾亮	73-1915			西曹掾	轉		
王舒	76-1999			參軍	轉		
王彬	76-2006			參軍	轉		
顧榮	76-2015			參軍	轉		
荀邃	39-1158			參軍	辟		
羊聘	49-1383			參軍	辟		
周彝	58-1574			參軍	辟		
周撫	58-1583			參軍	辟		
周樹	61-1659			參軍	辟		
祖納	62-1698			參軍	辟		
鍾雅	62-1698			參軍	辟		
鍾雅	62-1698			參軍	辟		
鍾雅	70-1878			參軍	爲		



〈表 1-d〉 宋高祖劉裕朝府幕僚一覽表

姓名	典據	建武將軍府	鎮軍將軍府	車騎將軍府	中軍將軍府
孟昶	宋書1-8 1-15	爲長史			監中軍留府事
檀詔	1-16 45-1372	行參軍事	爲參軍	參軍事	選諮議參軍
檀道濟	43-1341	參軍事			
向靖	45-1373	參軍事	板參軍事		除諮議參軍
劉粹	45-1379	參軍事	轉參軍事	爲參軍	爲參軍・諮議參軍
檀憑之	1-8	爲司馬			
孟懷玉	47-1407	爲司馬	爲參軍		爲諮議參軍
孟龍符	47-1408	爲參軍	參軍事	爲參軍	
檀祗	47-1416	參軍事	參軍事		
朱齡石	48-1421	爲參軍	爲參軍	召參軍	召參軍
劉仲道	81-2073	補參軍(留守)			
劉穆之	42-1303		署府主簿・記室 錄事參軍		司馬・錄事參軍
徐羨之	43-1329		版參軍		
王弘	42-1312		召諮議參軍		命諮議參軍
劉懷慎	45-1375		參軍事		
毛脩之	48-1427		爲諮議參軍		
劉鍾	49-1438		轉參軍督護	轉長史・兼行參軍	除中兵參軍
謝景仁	52-1494		爲司馬	爲司馬	
袁湛	52-1497		爲諮議參軍		
庾登之	53-1515		爲參軍		
江夷	53-1525		板行參軍		補從事中郎
羊玄保	54-1535		爲參軍		
臧燾	55-1544		諮議參軍	諮議參軍	參軍事(諮議)
謝瞻	56-1557		爲參軍・主簿		
沈淵子	100-2446		參軍事	參軍事	參軍事
沈田子	100-2447		參軍事		
沈林子	100-2454		行參軍事		參軍事

太尉(霸)府	鎮西將軍府	平北・征西 將軍府	相國(霸)府	府名不明	州 吏
爲 除 參軍・主簿・ 諮議・參軍 諮議參軍			遷 右司馬		
爲 諮議參軍					
徵 諮議參軍					補 徐州主簿
轉 司馬・領軍 司					
轉 左司馬(留 守)			司馬		補 徐州別駕從 事史
徵 長史・左長 史			左長史		
爲 補 諮議參軍 行參軍			轉 右司馬		版 (建武時)郡 主簿
爲 轉 長史 主簿					豫州別駕從 事史
爲 從事中郎・ 長史諮議參 軍(領錄事) 參軍・主簿 諮議參軍			轉 從事中郎		
參軍 參軍 參軍事(中 兵)		參平北軍事 (中兵)・參 征西平事 (中兵)			

姓名	典據	建武將軍府	鎮軍將軍府	車騎將軍府	中軍將軍府
徐廣	55-1548		除 諮議參軍 (領記室)		
朱超石	48-1425			遷 參軍事	補 參軍
褚淡之	52-1503			爲 從事中郎	
褚叔度	52-1504			爲 參軍事	爲 諮議參軍 (署中兵)
王准之	60-2624			遷 參軍事	參軍事·主簿
王敬弘	66-1729			爲 從事中郎	
臧質	74-1909			參軍事	參軍事
劉敬宣	47-1414				除 諮議參軍
	1-16				
陶延壽	1-16				諮議參軍
劉懷玉	1-16				參軍
慎仲道	1-16				參軍
索邈	1-16				參軍
庾悅	1-21				司馬
謝方明	53-1523				爲 主簿·從事中郎·長史
蔡廓	57-1569				除 諮議參軍
劉道產	65-1718				板行參軍
鄭鮮之	64-1696				
傅亮	43-1336				
孔季恭	54-1532				
(靖)	2-44				
羊徽	43-1336				
謝晦	44-1347				
王鎮惡	45-1366				行參軍事
劉榮祖	45-1376				
王元德	46-1392				
張邵	46-1394				
傅弘	48-1430				

太尉(霸)府	鎮西將軍府	平北·征西 將軍府	相國(霸)府	府名不明	州 吏
除 諮議參軍 爲 主簿·參軍 除 (從事中郎?)	爲 參軍	爲 平北參軍	除 右司馬		爲 徐州主簿  徐州治中從事史
遷 參軍·從事中郎 諮議參軍·右長史 爲 從事中郎(掌記室) 爲 軍諮祭酒 參軍 命 參軍(署刑獄) 行參軍事(署前部賊曹)·諮議參軍(署中兵) 爲 參軍事·中兵參軍 爲 兵參軍 轉 諮議參軍 參軍(署長流賊曹) 除 行參軍(署後部賊曹)	轉 中兵參軍		板 從事中郎(領記室)  補 參軍		爲 兗州別駕從事史  轉 豫川治中從事 爲 青州治中從事史  (? )州主簿

姓名	典據	建武將軍府	鎮軍將軍府	車騎將軍府	中軍將軍府
蒯 恩	49-1437				
劉康祖	50-1446				
王 誕	52-1492				
謝 述	52-1495				
袁 豹	52-1500				
張茂度	53-1509				
王 惠	58-1589				
孔寧子	63-1677				
殷景仁	63-1681				
沈叔任	63-1684				
何承天	64-1702				
謝靈運	67-1743				
劉 湛	69-1815				
戴 顥	93-2277				
毛德祖	95-2329				
董神虎	100-2455				
嚴 綱	100-2456				
竺靈秀	100-2456				
王允之	1-34				
褚秀之	52-1503				
王 華	63-1676				

太尉(霸)府	鎮西將軍府	平北・征西 將軍府	相國(霸)府	府名不明	州 吏
爲 長兼行參軍 ・行參軍					
歴 諮議參軍					
請 諮議參軍・ 長史					
轉 參軍					爲 豫州主簿
爲 諮議參軍・ 長史					
爲 錄事參軍					爲 豫州別駕錄 事史(留州 事)
爲 行參軍・主 簿・從事中 郎					
爲 主簿	爲 諮議參軍				
爲 行參軍					
爲 參軍	命 司馬				
爲 行參軍					
版 參軍			遷 從事中郎		
爲 行參軍・參 軍	爲 功曹		爲 參軍		爲 荊州功曹・ 治中別駕從 事史
命 行參軍					
爲 參軍					
板 參軍					
行參軍					
行參軍					
	參軍				
	歴 長史				
	轉 主簿				辟 北徐州主簿 治中從事史

姓名	典據	建武將軍府	鎮軍將軍府	車騎將軍府	中軍將軍府
孔琳之	56-1563				
何尚之	66-1733				
殷 穆	59-1597				
范 曄	69-1819				
蕭思話	78-2011				
王鎮之	92-2263				
韓延之	1-33				
滕 演	43-1337				
王 誕	43-1337				
裴裕之	64-1699				
江秉之	92-2269				
王 康	45-1371				
郭澄之	晉書 92-2406				
司馬 珍之	晉書 64-1728				
司馬 珣之	晉書 64-1731				

太尉(霸)府	鎮西將軍府	平北·征西 將軍府	相國(霸)府	府名不明	州 吏
		除 平北·征西 長史 補 領征西主簿			
			爲 左長史 掾		
			轉 參軍 爲 諮議參軍 (領錄事)		
				故吏 記室參軍 長史	
			爲 行參軍		爲 司州主簿 治中從事史
			引 參軍·從事 中郎		轉 徐州主簿
				請 諮議參軍	
				爲 諮議參軍	

〈表 1-e〉 南齊太祖(蕭道成)霸府幕僚一覽表

姓名	典據	前 霸 府	驍 騎 大 將 軍 (霸) 府	太 尉 (霸) 府	太 傅 (霸) 府	相 國 (霸) 府	其 他
崔思祖	宋書 28—517 ~521	爲輔國主簿				轉從事中郎	
蘇 侃	28—527	取冠軍錄事參軍平南錄事	遷諮議(領錄事)	爲諮議			
江 謐	31—569	爲鎮軍長史		遷諮議(領錄事參軍)			
荀伯玉	31—573	爲冠軍刑獄參軍·鎮軍中兵參軍	爲中兵參軍	轉中兵			
王智深	52—896	板鎮軍行參軍					
明惠照	54—928	爲平南主簿	至中兵				
紀僧真	56—973	至冠軍參軍·主簿					
茹法亮	56—976	至冠軍行參軍	行參軍				
邵 宰	24—452		引司馬		右司馬		
王玄邈	27—509		徵諮議				
劉善明	28—524		除諮議				
垣榮祖	28—529		遷長史				
褚 炫	32—582		引諮議參軍				
虞玩之	34—608		歷主簿	歷			
劉 祥	36—639		爲諮議	東閣祭酒			
到 賁	37—649		爲諮議				
到 坦	37—649						





姓名	典據	輔國將軍府	征東將軍府	大司馬(霸)府	驍騎大將軍(霸)府	相國(霸)府	其他
王 陳	21-323			引(霸府)戶曹屬	引		
沈 約	13-233				引		
任 昉	13-253				司馬		
王 志	21-319				爲記室參軍		
王 泰	21-324				爲長史		
蕭 琛	26-396				爲功曹史		
陸 晔	26-399				引諮議(領錄事)		
臧 盾	42-599				爲記室參軍	遷西曹掾	
丘 遲	49-687				引刑獄參軍		
蕭詠素	52-762				引主簿		
庾 華	53-767				引記室參軍		
王 瑩	1-24				引功曹參軍	引左長史	
明山寶	16-274					引田曹參軍	
張 率	27-405					引主簿	
鄭紹叔	33-475						命(司州中兵參軍領長流)寧蠻長史
顧憲之	11-269						徵揚州別駕從事
吉士瞻	52-760						雍州功曹史
杜 永	1-4						雍州兼別駕
韋 放	1-6						召雍州主簿
	28-423						



〈表 2-a〉 魏晉南朝幕府幕僚總覽表

幕府		曹										西		曹	
		太					祖					文		帝	
		奮武	鎮東	司空	丞相	?	冀州	兗州	計	五官 將	丞相	計	驃騎	太傅	計
長	史				4			4	2		2				
左	長														
右	長														
留	府				1	2		3							
行	軍					1		1							
司	馬	1	1			3		5							
左	司														
右	司														
從	事													2	2
軍	諮(謀)				5	5	1	11							
諮	議														
記	室														
參	錄				4	10		14				1			1
諸	曹														
行	參														
主	參														
功	簿				3	3	1	7							
掾	曹						1	1	1		1				
	屬				10	8	1	19							
	掾				8	10	2	20	3		3				
	屬					6	1	7							
議	令					5		5		3	3				
軍	史						1	1	1		1				
軍	師							1	1						
東	直				1			1							
其	閣														
	祭														
	酒														
	他				1	1		2							
計		1	1	31	53	15		101	7	3	10	1	2	3	
別	駕							2							
治	中							1	1						
主	簿							1							
從	事							2	2						





幕府		宋		南 齊								梁				
		高 祖		太 祖								高祖				
		司州	其他	計	輔國	冠軍	平南	鎮軍	驃騎	太尉	太傅	相國	?	計	輔國	征東
長	史			12				1	2		1			4	2	2
左	長			3						1				1		
右	長			1						1				1		
留	府															
行	長															
司	長								1					1		3
左	司			8										1		
右	司			1						1				1		
從	中			3						1		1		2		
軍	郎			13					3	2				5		
諮	祭			1												
諮	軍			34					7	3				10		
記	參			4	1	1		3						5	1	
參	軍			63	1	1		1						3		
諸	軍			8	1		1	3	1					6	3	I
行	軍			18	1		1	2	1					5		I
主	簿			12	1	1	1	1	1	1	1			7		
功	曹			1				1						1		I
掾	屬			1							1			1		
	令								2					2		
議	史															
軍	師															
軍	直			1												
東	酒								1	1	1		1	4		
其	他			2												I
計				186	1	5	3	3	25	15	4	2	1	59	6	9
別	駕	從	事													
治	中	從	事	1												
主	簿	(功曹)		1	2	9										
從	事	(西曹)											1	1		





단한다면, 長史와 司馬는 諸種參軍의 대표이며, 從事中郎·掾·屬 등은 參軍의 實務級 部下에 지나지 않는다. 요컨대 參軍이 幕府의 中樞였다는 점이 魏晉南朝 幕府의 가장 큰 構造的 特性이라 하겠다.

물론 百官志의 기사는 제도적 장치의 외형적 틀을 보여주는 것에 지나지 않는다. 제도의 의미는 역사적 인물의 실질적 활동을 통해 확인되어야 한다. 따라서 百官志에서 제시된 제도적 원칙은 魏晉南朝의 諸 幕府, 특히 歷代의 霸府에 참여한 인물들에 관한 정보의 정리를 통해 역사적 현실로서 확인될 수 있을 것이다. <表 1>은 이러한 목적을 위해 작성된 것으로 曹魏·西晉·東晉·劉宋·南齊·梁·陳 등 7朝의 創建者들이 개설한 霸府의 幕僚들 가운데서 正史에서 확인되는 인물을 총망라하여 정리한 것이다. <表 2-a>는 <表 1>에 근거하여 재구성된 것으로, 霸府를 구성한 僚職의 내용을 일람하기 위한 목적으로 작성되었다.

曹魏의 太祖 즉 曹操의 霸府는 司空府와 丞相府였다. <表 2-a>에 의하면, 司空·丞相二府에는 '적어도' 長史 5인, 軍諮祭酒 10인, 參軍 14인, 主簿(功曹) 6인, 掾屬 42인, 및 기타 軍師·軍司·徵事·議令史 등의 幕僚들이 참여하고 있었다. 府名不明의 司馬 3인을 二府의 소속으로 해석할 수 있다면, 曹操의 霸府는 後漢書 百官志에 소개된 漢代 幕府의 전형적 구조의 틀과 몇가지 점에서 차이를 보이고 있다. 가장 쉽게 눈에 띄는 점은 軍諮祭酒·參軍·主簿·議令史·徵事 등과 같은 새로운 成分의 출현이다. 특히 軍諮祭酒와 參軍의 등장은 魏晉南朝 幕府의 구조적 특성을 처음으로 시사한다는 점에서 주목된다.

曹操의 霸府에서 從事中郎이 전혀 발견되지 않는 것도 주요한 변화의 하나인데, 그 까닭은 아마도 軍諮祭酒의 새로운 參與와 무관하지 않은 듯하다. 西晉의 宣帝·景帝·文帝府에서는 曹魏霸府와 정반대의 현상이 엿보이기 때문이다. 즉, 西晉霸府에서는 從事中郎이 7인 보이는데 비해 軍諮祭酒는 전혀 발견되지 않으며, 曹魏霸府에서는 軍諮祭酒가 11인이나 보이는데 비해 從事中郎이 전혀 발견되지 않는 까닭은, 兩者의 기능이 사실

상 중복되었기 때문일 것이다. 원래 從事中郎의 역할은 “職參謀議”에 있었으므로, 새로 출현한 軍謀祭酒에 參謀의 기능을 이양하고 일시적으로 소멸되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西晉 霸府에서 從事中郎이 다시 등장하고 軍謀祭酒가 잠적한 것이 漢代的 구조로의 일시적 回歸을 의미한다면, 東晉 元帝의 霸府에서 兩者가 함께 並置된 것은 從事中郎이 實務級 佐史職으로 연결되었음을 의미할 것이다. 宋書 百官志에서

晉元帝爲鎮東大將軍及丞相，置從事中郎，無定員，分掌諸曹，有錄事<sup>○</sup>中郎<sup>○</sup>度支中郎<sup>○</sup>三兵中郎。(宋書 39-1223)

이러한 까닭도 여기에 있을 것이다.

魏晉南朝의 霸府 중에서 가장 전형적인 구조와 규모를 보여주는 宋高祖 劉裕의 霸府에 이르면, 더욱 심각한 변화의 흔적을 발견할 수 있다. 宋高祖의 鎮軍·車騎·中軍·太尉·相國府 등 五府의 幕僚를 總合하면, 長史가 11인, 司馬 9인, 從事中郎 13인, 軍諮祭酒 1인, 諮議參軍 31인, 諸曹參軍 8인, 기타 正參軍 52인, 行參軍 18인, 主簿 10인, 掾屬 1인 발견된다. 여기서 가장 먼저 주목되는 사실은 諮議參軍이 새로 등장하는 반면, 軍謀祭酒가 거의 보이지 않는 점이다. 이는 곧 軍謀祭酒가 諮議參軍으로 還置될 수 있는 존재였음을 의미한다. 이점 역시 宋書百官志에서

其參軍則有諮議參軍二人，主議諸事，晉江左初置，因軍諮祭酒也，宋高祖爲相，止置諮議參軍，無定員。(宋書 39-1223)

이런 한 기사와 일치한다. 宋高祖 霸府에서 확인되는 또다른 구조적 특성은 參軍의 수가 비약적으로 急增했음에 반해 掾屬의 수가 激減되어 거의 발견되지 않는다는 점이다. 이 역시 종래의 掾屬이 보지하였던 諸曹掌握의 역할이 諸曹參軍으로 移轉되었기 때문일 것으로 추측된다.

이와 같이 宋代에 이르면, 幕僚의 대부분이 參軍으로 充당되고 幕府에서 이루어지는 대부분의 업무가 參軍에 의해 수행되기에 이르렀다. 이는

宋高祖 羈府 및 기타 幕府의 總員 186 인 중  $\frac{2}{3}$  에 해당하는 127 인이 參軍이었다는 사실로 미루어 보아도 알 수 있는 일이다. 이는 全幕僚數에 대한 參軍의 점유율이 14%에 지나지 않았던 曹操幕府에 비한다면, 실로 놀라운 규모의 구조적 變化라 하겠다.

지금까지 우리가 살펴본 魏晉南朝羈府의 구조적 특성은 당시의 幕府가 參軍을 중심으로 구성·운영되었다는 사실이다. 그러면 이와 같은 구조적 변화는 무엇을 의미하는가? 우리는 이 문제에 대한 해답의 단서를 다음과 같은 史料들로부터 발견할 수 있을 것으로 본다.

- ① 天子命(晉宣)帝…置左右長史, 增掾屬舍人滿十人.(晉書 1-19)
- ② 天子…授(劉裕)太傅揚州牧…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宋書 2-35)
- ③ (南齊)太祖進位…太傅領揚州牧, …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南齊書 1-19)
- ④ 詔進(梁)高祖…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宋書 1-15)

歷代 羈府의 設置에 관한 위의 기사들로부터 參軍에 관한 규정이 결여되어 있다는 共通點을 쉽게 발견할 수 있다. 앞서 살펴본 바와 같이 羈府의 구성이 실제에 있어서는 參軍을 중심으로 이루어져 있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羈府의 구성에 관한 皇帝의 詔敕에서 參軍에 관한 규정이 省略된 까닭은 무엇인가. 그 까닭은 이들 詔敕들이 모두 羈府의 幕僚定員을 增額하기 위한 것이라는 사실로부터 발견되어야 한다. 羈府의 개설과 더불어 幕僚의 增置에 관한 특별 詔敕이 발표되는 것이 西晉 宣帝의 開府 이래의 일반적 관례였으며, 이때 增置의 대상이 된 것이 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 등이었던 것이다. 따라서 이러한 성격의 詔敕에서 參軍에 관한 규정이 省略되었다는 것은 羈府의 制度的 구성요소 가운데에 參軍이 포함되지 않았다는 뜻이 아니라, 參軍의 定員이 처음부터 규정되어 있지 않았음을 의미할 뿐이다. 宋書 百官志에서도

宋高祖爲相, 止置諮議參軍, 無定員…參軍不署曹者, 無定員.(宋書 39-1223)

이라 하였으니, 諸曹參軍을 제외한 諮議參軍과 署曹되지 않은 參軍은 定員이 규정되지 않았던 것이다.

그러면, 參軍의 定員이 제도적으로 규정되지 않았다는 것은 무엇을 의미하는가? 그것은 곧 參軍은 府主에 의해 無制限的으로 辟召될 수 있는 대상이었음을 뜻한다. 즉 幕府의 中核인 參軍의 定員을 제거함으로써 府主는 제한없이 자신의 幕府 규모를 확대시킬 수 있었다는 것이다. 여기서 우리는 漢代의 古典의 幕府가 구조적으로 변질되어 參軍 中心의 幕府로 변형된 까닭의 하나를 발견하게 된다. 그것은 幕府의 本質인 自律性과 獨立性의 원리가 원동력이 되어 이루어진 自己變革의 한 결과였다.

### Ⅲ. 幕府의 구성원리

幕府는 일반적으로 府主의 요청과 幕僚의 응락에 의해 구성된다. 따라서 幕府의 구성원리를 이해하기 위해서는 먼저 府主의 要請過程에 대한 表現에 유의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表 1>의 僚職項 앞에 기재된 辟·召·除·拜 등이 곧 府主의 요청행위를 표현한 것으로 이를 별도로 정리한 것이 <表 2-b>이다.

먼저 曹操幕府의 경우를 살펴보면, 幕府구성을 위한 府主의 先導的 행위에 관한 表現에 기재된 總 87件 가운데서 28件은 ‘(以)爲’라는 매우 막연한 표현이 사용되었으며, 7件은 選·署·擢·轉 등으로 表現되었다. 그 외에도 召·徵·請·表·科 등의 용어가 사용된 경우가 14件, 나머지 38件은 ‘辟’에 의해 幕府가 구성되었음을 보여주고 있다.

‘辟召’ 혹은 ‘徵’은 원래 中央政府의 吏部에서 관리를 임용할 때 사용되는 표현이 아니다. 그것은 府主가 그 僚屬을 구할 때 사용되는 표현이다. ‘表’는 府主가 僚屬의 임용을 君主에게 요청하는 행위로서, 府主에게 최종적 任用權이 부여되어 있지 않고 단지 임용의 제청권만 주어져 있음을 의미한다. ‘除’와 ‘拜’는 吏部에서 官吏를 임용할 때 일반적으로 사용

되는 표현으로서, 최종적 임용권이 君主에게 있음을 의미한다. ‘署’는 구체적 職責을 부여할 때 사용되는 표현으로서, 任用權의 행방은 포함하지 않은 개념이다. 이렇게 본다면, 任用權의 소재를 명확하게 보여주는 용어는 辟·召·徵·除·拜·表 등으로서, 前三者는 府主에게 임용권이 부여된 경우이고, 後三者는 任用權이 君主, 즉 吏部에 있음을 의미한다. 曹操 羈府의 경우, 辟·召·徵에 의해 府主와 幕僚의 結合이 이루어진 경우가 49件인데 반해 表·除·拜에 의해 幕府가 구성된 경우는 3件에 지나지 않았으니, 당시 羈府의 구성원리가 幕府의 自律性에 기초하고 있음을 쉽게 이해할 수 있다.

漢代의 辟召에 대해서는 이미 前稿, “漢代莫府의 機能”(韓國文化研究院 論叢 44, 1984)에서 정리한 바 있으므로, 여기서는 단지 魏晉南朝의 辟召에 포함된 몇가지 특징들을 통해 당시 羈府의 구성원리를 확인하고자 한다. 晋書의 다음과 같은 기사는 辟召에 대한 이해의 단서를 제공할 것이다.

李憲…累辟王公, 不就, (晋)宣帝復辟憲爲太傅屬, 固辭疾, …景帝輔政, 命憲爲大將軍從事中郎, …謂憲曰, 昔先公辟召而君不應, 今孤命君而君至, 何也, 對曰, 先君以禮見待, 憲得以禮進退, 明公以法見繩, 憲畏法而至, 帝甚重之, 轉司馬。(晋書 41-1188)

이 기사는 당시 辟召의 본질을 명료하게 밝혀주는 자료라 할 수 있다. 李憲란 인물이 王公들로부터 여러 차례 辟召되었으나 不應하였고 西晋宣帝 司馬懿가 ‘辟召’할 때도 불응하였는데, 景帝 司馬師가 ‘命’할 때에는 應하였던 까닭을 自述하면서, ‘辟召’의 본질적 성격을 설명하였다. 그에 의하면, ‘辟召’란 禮로써 접대하는 태도이므로 法으로써 대응하는 ‘命’과는 본질적으로 다르다는 것이다. 즉 命이 강제성을 전제한다면, 辟召란 강제성을 배제하고 있다는 것이다. 辟召의 非強制性은 다음과 같은 기사에서도 엿볼 수 있다.

韋玄隱居養志, 有高名, 姚興備禮徵, 不起, (宋)高祖辟爲相國掾宋臺通直郎, 又

並不就，佛佛召爲太子庶子，玄應命，佛佛大怒曰，姚興及劉公相徵召，並不<sup>〇</sup>起，我有命而至，當以我殊類，不可理其故耶，殺之。(晉書 95—2331)

이 역시 韋玄이란 인물이 姚興과 宋高祖 劉裕의 ‘辟召’에는 不應하다가 佛佛의 ‘命’에는 卽應한 ‘까닭’이 주제를 이루는 例話라 하겠다. 그 ‘까닭’에 대하여 佛佛 자신이 “以我殊類”라 해석하였는데. 그 의미는 아마도 佛佛 자신이 姚興이나 劉裕와는 달리 辟召의 전통적 의미를 망각하여 被召者가 不應할 경우 物理的 強制力을 행사할 것으로 被召者에게 인식되었음을 가리킬 것이다. 실제로 晉景帝는 辟召의 의미를 확인하면서 그 전통적 관행을 존중하였음에 반해, 佛佛은 應召者를 살해함으로써 辟召의 의미를 스스로 포기하였다.

辟召가 非強制的 임용절차였다는 사실은 곧 그것이 府主와 幕僚의 人格的 결합을 규정하는 개념임을 의미한다. 즉 “先君以禮見待，寡得以禮進退”라 함은 양자의 결합관계가 禮에 의해 규정되었음을 뜻하며. 이 경우의 禮란 곧 대등하고 독립적인 인간관계를 규정하는 뜻으로 이해된다. 辟召가 非強制的이라 함은 府主가 被召者의 自由意志를 존중한다는 뜻이며, 이는 곧 양자의 人格的 關係의 수립을 희망한다는 뜻이기도 하다.

또한 辟召에 의한 人格的 結合은 府主와 幕僚의 心情的 結合을 의미하며, 心情的 結合이란 곧 私的 關係의 성립을 가리킨다. 法에 의한 關係의 규정은 制度的·公的 關係의 성립을 전제한 것이지만, 禮에 적용된 關係는 非制度的·私的 關係의 출발을 의미한다는 것이다. 여기서 私的 結合 關係라 함은 結合의 계기가 私的이라는 뜻도 있고 結合의 목적이 私的이라는 의미도 있다. 다음과 같은 기사들은 少時의 舊緣이나 同府同僚로서의 인연 등 私的 親分關係가 府主와 幕僚의 關係로까지 確연된 경우가 적지 않았음을 보여준다.

① (梁)高祖少與(庚)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詵爲平西府記室參軍。(梁書 51—751)

② 徐羨之…桓脩撫軍中兵參軍，與(宋)高祖同府，深相親結。(宋書 43—1329)

또한 다음과 같은 記事들은 霸府의 구성이 私의 目的에 의해 이루어졌음을 보여준다.

① (南齊)太祖鎮淮陰，(荀)伯玉歸身結事，爲太祖冠軍刑獄參軍。(南齊書 31—572)

② (梁)高祖義師起，(伏)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東參軍(梁書 50—719)

이와 같이 霸府 구성의 계기가 辟召대상자의 自進歸附와 結事同參에 있었음은 곧 府主와 被召者의 私의 目的이 兩者의 結合을 통해 성취될 것으로 기대되었기 때문일 것이다. 辟召가 心情的 결합·人格의 결합·私의 결합 관계를 창출함으로써 이른바 故吏集團을 형성하는 계기가 되었음은 後漢末의 黨錮事件에서 확인할 수 있는 바이지만, 魏晉南朝의 霸府 역시 故吏의 量産과 蓄積에 크게 기여하였음은 의심할 여지가 없다. 梁高祖와 鄭紹叔의 心情的·人格的·私的 結合關係가 故吏관계로까지 확연되고 있음을 보여주는 다음과 같은 기사는 故吏關係는 制度的 關係를 초월하는 것임을 확인하게 한다.

(梁)高祖臨司州，命(鄭紹叔)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因請願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途，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遷壽陽，刺史蕭遙昌若引紹叔，終不受命，…及高祖爲雍州刺史，紹叔聞道西歸，補寧塞長史扶風太守。(梁書 11—209~10)

여기서 幕僚를 ‘賓客’이라 지칭한 점을 주목할 필요가 있다. 心情的·人格的·私的 結合은 곧 主客的 結合關係를 의미하기 때문이다. 이러한 관점에서 본다면, 다음과 같은 기사는 霸府의 구성원리를 이해하는데 크게 도움을 줄 것으로 보인다.

① 參軍，後漢官，孫堅爲車騎參軍事是也，本於府主無敬，晉世太原孫楚爲大司馬

石苞參軍，輕慢苞，始制施教。(宋書 39—1223)

② 初參軍不敬府主，(孫)楚既輕(石)苞，遂制施教，自楚始也。(晉書 56—1542)

즉 參軍은 원래 府主에게 敬禮하지 않았으나 晋代에 孫楚가 府主를 輕慢한 사건이 있었던 뒤부터 施教하게 되었다는 것이다. 敬禮하지 않았다는 함은 대등하고 독립적인 관계를 의미할 것이니, 參軍의 본질적 성격과 幕府 구성의 원리는 이와 같은 主客의 관계에서 확인되어야 할 것이다.

물론 이와 같은 史料들로부터 某種의 변화를 간취할 수도 있다. “不敬府主”하였던 參軍이 “遂制施教”하였다 함은 府主와 幕僚의 결합관계, 즉 幕府의 구성원리에 상당한 변화가 이루어지고 있었음을 의미한다고 볼 수도 있다. 특히 앞서 살펴본 李憲와 韋玄의 例話에서 辟召의 본래정신이 변질되고 있음을 간취할 수도 있다. 晋景帝와 佛佛의 ‘命’이 그것이다. ‘命’은 府主에게 任用權이 주어져 있다는 점에서는 辟召와 다를 바 없으나 法的인 強制성을 포함하고 있다는 점에서 辟召와 구별된다. 요컨대 人格의·非強制的인 幕府構成의 원리가 強制的·制度的인 것으로 변질되어 가고 있었다는 것이다. <表 2-b>에 보듯이, 西晋 이후 ‘辟’ 혹은 ‘召’의 표현이 점차 감소되어 宋朝 이후에는 거의 발견되지 않은데 반해, ‘命’ 혹은 ‘引’ 등의 표현은 자주 발견된다. 이는 물론 史書撰者의 주관적 用語선택과 무관하지는 않을 것이지만, 일반적으로 幕府 구성의 원리가 辟召의 精神을 점차 상실해가고 있었음을 보여주는 현상으로 이해해도 크게 잘못은 없을 것이다.

幕府 구성원리의 변질은 辟召에 응대하는 被召者들의 태도의 변화에서도 엿볼 수 있다. 漢代에서는 辟召된 인물이 ‘不應’·‘不就’하는 사례가 비일비재하여 辟召에 ‘卽應’하는 것을 수치로 여길 정도였으나, 魏晋 이후로는 ‘不應’하는 경우가 매우 희소하게 되었다. 이러한 時勢變化는 이미 당시인들에 의해 다음과 같이 비판되고 있었다.

劉寔…參(晋)文帝相國軍事，…以世多進趣，廉遊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

…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敍，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之者。…(晉書 41—1191~96)

또한 皇甫謐이라는 晉人의 증언에 의하면, “相國晉王(=東晉元帝)이 자신을 비롯해 34人을 ‘辟’하였을 때 同命之士 가운데서 畢至하지 않은 자가 (자신을 제외하고서는) 아무도 없었다”고 한다(晉書 51—1411). 이와 같이 府主는 강제력을 행사하여 ‘徵命’하고 被召者는 辭讓하지 않고 ‘卽應’하는 것은 幕府의 漢代的 구성원리가 이 시기에 이르러 파괴되고 있었음을 보여준다고 하겠다.

이와 더불어 幕僚任用權의 소재가 명료하게 分別되지 않은 것도 이 시기 幕府構成의 한 특징이었다. 西漢代에서는 最下級の 令史만이 府主에 의해 辟召되고 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 등의 上層部는 府主의 ‘表請’을 통해 皇帝에 의해 임명되었으며, 後漢代에서는 長史·司馬·從事中郎이 中央政府에 의해 임용되고 掾屬과 令史는 辟召되었다. 그러나 魏晉南朝의 霸府에서는 이와 같은 명료한 구분이 발견되지 않으니, 그것은 <表 2-b>에서 보는 바와 같다. 參軍·掾屬 등이 除拜되는가 하면, 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軍謀祭酒 등 高級幕僚가 辟召되는 경우도 귀찮 않게 발견되는 것이니, 漢代的 원칙이 南朝에 이르러 점차 파괴되고 있었음은 의심할 여지가 없는 일이다.

#### IV. 霸府幕僚의 역할

幕僚의 역할은 對內的인 역할과 對外的인 것으로 나누어 생각해볼 수 있다. 對內的 역할이란 府內事를 이르는데, 宋書 百官志에서는 各僚職의 職任을 다음과 같이 나누어 설명하고 있다.

長史從事中郎主史, 司馬主將, 主簿祭酒舍人主閤內事, 參軍掾屬令史主諸曹事(宋書 39—1222)

이 기사에서 소개한 幕僚의 職任, 즉 ‘主吏’ ‘主將’ ‘主閣內事’ ‘主諸曹事’ 등은 모두 府內事의 官장을 이름이지만, 幕僚의 역할은 府內事에 국한되지 않는다. 우리가 幕僚에 대해 관심을 갖는 까닭은 幕僚의 역할이 幕府의 독특한 存在意味와 관련되어 있기 때문이다.

本章에서는 霸府幕僚의 대외적 역할을 정리하기 위한 한 방법으로, 가장 전형적인 幕僚 1인의 역할을 분석·정리하고자 한다. 우리가 선택한 人物은 宋高祖 霸府의 幕僚였던 劉穆之이다. 宋高祖의 霸府는 앞서 살펴본 바와 같이 歷代 霸府 가운데서 가장 전형적인 구조와 내용을 갖춘 幕府였으며, 劉穆之는 宋高祖 霸府의 대표적인 幕僚였다. 또한 그의 列傳은 幕僚의 역할에 대한 가장 풍부한 정보를 제공하고 있다. 먼저 관계되는 기사를 內容別로 정리하여 인용하면 다음과 같다.

① 劉穆之…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

② 爲濟陽江數所知，數爲建武將軍琅邪內史，以爲府主簿。

③ 初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峯巒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

④ 及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高祖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略無見踰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

⑤ 從平京邑，高祖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

⑥ 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⑦ 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

⑧ 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

⑨ 義熙三年，揚州刺史王謐薨，高祖次應入輔，…高祖從其言，由是入輔。

⑩ 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幃中畫策，決斷衆事，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從容言其權重，高祖愈信杖之。

⑪ 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言讜，塗陌細事，皆一二以聞，高祖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又愛好賓遊，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

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

⑫ 高祖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

⑬ 穆之與朱齡石並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礙也。

⑭ 轉中軍太尉司馬，八年，加丹陽尹。

⑮ 高祖西討劉毅，以諸葛長良監留府，總攝後事，高祖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史，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

⑯ 十年，進穆之前將軍，給前軍府年布萬匹，錢三百萬。

⑰ 十一年，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

⑱ 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

⑲ 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

⑳ 十三年疾篤…卒，…高祖在長安，聞問驚動，…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常決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

㉑ 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勳，詔…可進龍陽縣侯，增邑千五百戶，…配食高祖廟庭。(宋書 42-1303~1308)

上記記事의 내용을 정리하면 다음과 같다.

첫째, 劉穆之는 宋高祖 劉裕의 起兵時부터 府主簿로 참여한 뒤, 記室·錄事參軍·司馬·軍司 등의 僚職을 역임하면서 死去時까지 高祖의 幕僚로서 활동하였다(4, 7, 14, 18).

둘째, 그는 辟召에 의해 高祖幕府에 참여하였으며, 高祖와의 結合關係는 매우 心情的·私的인 것이었다(3, 4). 특히 그가 起兵前의 高祖에 대하여 높이 평가하였으며, 그러한 평가가 高祖의 將來性(즉 그 野望과 力量)에 대한 예측에 근거한 것이었기 때문에 劉穆之 자신이 高祖와의 결합을 적극적으로 기대하였다는 사실이 매우 인상적이다. 兩者의 關係는 철저하게 人格的 相互信賴에 기초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兩者의 일치된 目的(즉 政權掌握과 新王朝創建)이 전제되어 있었다.

셋째, 幕僚로서 劉穆之의 가장 기본적인 역할은 府主의 諮問에 응하는 參謀의 기능이었다. 參謀의 내용은 軍事的인 것(10)과 政治的인 것(9)이

있었다. 起義初의 高祖는 자신의 地位와 權力을 확립·강화하기 위하여 政敵을 군사적 방법이나 政治的 工作에 의해 제거·격퇴하는 작업을 되풀이 하지 않을 수 없었다.

네째, 劉穆之는 高祖의 腹心일 뿐만 아니라 耳目의 역할까지 수행하였다(5, 11). 政權의 安定과 固守를 위해 필요한 정보, 즉 民心의 所在·官僚의 動向·政敵의 동태 등을 파악하여 府主에게 빠짐없이 보고함으로써, 府主의 활동방향을 제시할 뿐만 아니라 府主와의 心情的 결합관계를 더욱 공고하게 할 수 있었다.

다섯째, 그는 항상 府主의 측근에 있으면서 府主의 言行이 정치적 의미를 가질 수 있도록 調節하였다(5, 12).

여섯째, 劉穆之는 書傳에 博通한 文學之士였으므로, 書記의 역할에 탁월한 능력을 과시하였다(1, 13). 書記의 임무중 가장 중요한 것은 府主의 書翰을 작성하는 일이었는데, 이는 곧 幕府와 中朝의 力學的 關係를 조절하는 일을 그가 전담하고 있었음을 의미한다.

일곱째, 霸府幕僚로서의 그의 역할은 府主 개인을 위한 일에 국한되지 아니하고 國家大事의 처리에 이르기까지 확연되어 있었다(6, 19, 20). 府主가 이미 政權을 장악하여 霸府를 개설하였을 경우, 그 幕僚의 활동은 政權의 中心에서 전개된다. 따라서 그는 法令을 개역하고 風俗을 一新하는 등의 ‘朝廷大事’까지 처리하였다.

여덟째, 劉穆之는 堂邑太守·丹陽尹·尙書左(右)僕射(및 領選) 등 中朝의 주요한 官職까지 兼領함으로써 制度的 과정을 통해 幕府와 朝廷을 함께 장악하고 있었다(7, 14, 18). 특히 丹陽尹의 兼領은 사실상 首都의 장악을, 尙書左右僕射의 兼帶와 領選은 政府人事權의 장악을 각각 의미하였다.

아홉째, 그는 建威將軍·左將軍 등 高位將軍職을 兼帶하면서 자신의 幕府를 개설, 佐助를 두고 二萬餘의 兵力을 독자적으로 보유함으로써, 累層的 幕府體制안에서 宋高祖의 霸府와 結合되어 있었다(15, 16, 20).

열째, 무엇보다도 중요한 劉穆之의 역할은 府主의 不在時에 府事를 總

決하고 府主의 不在로 인해 야기될 수 있는 政敵의 저항과 같은 정치적 위기를 수습·처리하는 일이었다(15, 17, 20). 이러한 역할은 흔히 留府長史가 맡게 마련이지만, 宋高祖霸府의 경우 대체로 劉穆之가 사실상의 ‘留府’를 위임받고 있었다. 그가 急死했을 때 北伐中이던 高祖가 급히 귀국하면서 留府의 책임을 司馬인 徐羨之에게 위임하고, 劉穆之幕府(=前軍府)의 兵力 일부를 徐羨之幕府로 配給하는 등의 긴급조치를 취한 것으로 보아, 留府의 역할이 얼마나 중요한 것이었는지 쉽게 짐작할 수 있다.

마지막으로, 이와 같은 일련의 활동들이 모두 궁극적으로는 새로운 王朝의 창건으로 귀결되어졌음을 주목하고자 한다. 그는 처음부터 宋高祖 劉裕를 새로운 天命을 받을 開國主로 예측·기대하면서 霸府에 참여하였으며, 비록 生前에 開國의 목적을 성취하지는 못하였으나 宋朝가 建國된 직후 佐命功臣으로 列侯에 追封되었고, 高祖死後에는 高祖의 廟庭에 配食되었다(8, 21).

지금까지 정리한 바와 같은 劉穆之의 活動內容은 비단 劉穆之 개인이나 宋高祖霸府의 幕僚들에 국한된 것이 아니라 魏晉南朝의 諸霸府에서 흔히 발견되는 幕僚의 일반적 역할이었다. 劉穆之의 경우는 단지 典型的·代表的인 경우에 다를 아니다. 따라서 劉穆之의 활동은 당시 霸府들의 일반적 기능과 역사적 존재의미까지 함축하고 있는 것으로 간주되어도 좋을 것이다. 幕府의 역사적 기능은 곧 幕府의 構成分子(=幕僚)의 역할과 사실상 일치하기 때문이다. 즉 幕府의 기능은 幕僚活動의 유기적 集合이었다.

## V. 霸府의 기능

幕僚의 가장 기본적인 역할이 謀議에의 參與 즉 參謀에 있었음은 劉穆之의 경우에서 확인한 바 있지만, 다른 霸府의 다른 幕僚의 경우도 例外는 아니었다. 예컨대, 曹操는 荀彧을 “吾之子房”이라 하면서 司馬로 임명하였고(三國志 10—308), 軍謀祭酒 郭嘉의 功에 대한 上表에서도

(司空)軍謀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義,臨敵制度,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 …(三國志 14-435)

라 하여 參謀의 功을 칭송하였다. 물론 曹操幕府에 참여한 幕僚들의 參謀는 주로 軍事的 戰略·戰術에 관한 것이지만 霸府幕僚의 보다 중요한 역할은 政治的 參謀에 있었다.

幕僚의 政治的 기능은 크게 두 가지로 나누어 볼 수 있는데, 그 하나는 府主의 政權掌握과 유지 및 新王朝의 창건에 필요한 지혜의 제공을 의미하며, 그 들은 政權擔當者의 통치행위를 돕는 일이다. 前者는 府主의 私的 목적을 성취하는 일이고 後者는 府主의 公的 업무를 돕는 일이다.

霸府幕僚가 府主의 私的 목적을 위해 政權의 次元의 모의에 참여하는 것은 이미 劉穆之의 경우에서 확인한 바 있지만, 南齊太祖의 幕僚 王儉의 경우로부터도 그 좋은 例를 발견할 수 있다. 關係記事를 먼저 摘記하면 다음과 같다.

① (王)儉察太祖雄異,先於領府衣裾,太祖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密,惠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儉所唱也, …時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讓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 (南齊書 23-434)

② (齊)高帝進太尉,又以(謝)朏爲長史, …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朏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曰, …朏答曰, …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朏侍中, …(梁書 15-261)

王儉은 南齊太祖의 ‘雄異’ 함, 즉 그 政治的 野望과 力量을 보고 太祖와 心情的으로 결합되었으므로, 幕僚로서의 그의 역할은 처음부터 ‘佐命’(= 新王朝創建)에 있었다. 太祖의 太傅府 개설, 殊禮의 대우 등 太祖에게 政權이 이양되는 전통적 절차가 모두 太祖의 幕僚인 王儉에 의해 이루어졌으며, 심지어는 梁帝의 禪讓詔文의 作成에까지 참여하였다. 또한 太祖가 자신의 長史인 謝朏에게 禪讓의 主唱을 기대하였고, 그것이 거부되자 長史를 교체한 다음 後任長史인 王儉에게 다시 그 역할을 위임하였다는 사

실 역시 주목할만하다.

‘勸進’ 즉 帝位即位(사실상의 篡奪)을 권하거나 殊禮를 주장하는 역할이 霸府의 幕僚에게 주어져 있었음은 다른 경우에서도 귀찮 않게 찾아볼 수 있으니, 몇가지 경우를 소개하면 다음과 같다.

① (梁高祖)霸府建, 引(丘遲)爲驍騎主簿, 甚被禮遇, 時勸進梁王及殊禮, 皆遲文也. (梁書 49—687)

② (梁)高祖固辭, 府僚勸進曰, …府僚重請曰, …相國左長史王瑩等率百僚敦請, … (梁書 1—21~24)

이와 더불어 府主의 不在時에 霸府를 방어하고 政權을 守護하는 역할, 즉 ‘留府’의 임무가 幕僚에게 주어져 있었음은 물론이다. 그리하여 曹魏의 太祖는 南征時에 徐奕을 留府長史로 삼고서 ‘還顧之憂’가 없게 해달라고 부탁하였으며(三國志 12—377), 西晉文帝 역시 西征時에 ‘魏氏諸王公’들이 鄴에 尚在함을 염려하여 大將軍從事中郎 山濤에게 ‘後事’를 위임하였다(晉書 43—1224).

그러나 霸府幕僚의 정치적 역할이 오로지 政權의 爭取와 유지라는 私的 목적의 성취에만 있었던 것은 아니다. 霸府의 府主는 政權의 담당자, 즉 輔政大臣이었으므로, 그 幕僚 역시 당연히 府主의 統治行爲를 諮問하고 보좌하였다. 劉穆之가 “內總朝政, 外供軍旅”한 까닭이 여기에 있으며, 그의 死後 宋高祖가 世子에게 “朝廷及大府事, 悉諮徐司馬”라고 命한 까닭도 여기에 있었다. 다음과 같은 記事는 霸府幕僚의 參議 기능이 ‘大府事’ 뿐만 아니라 ‘朝廷事’에까지 確연되었음을 보여준다.

① 及(元)帝承制, 復以(賀循)爲軍諮祭酒, …諮以政道. (晉書 68—1827)

② (裴秀)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 軍國之政, 多見信納. (晉書 35—1038)

③ (盧欽)遷(文帝)長史, 兼中書郎, 朝儀表奏, 多見施用, 遂即眞. (晉書 36—1070)

여기서 특히 주목되는 것은 晉文帝의 長史 盧欽이 中書郎을 兼領함으로써 表奏라는 公式的 절차를 통해 朝儀에 관한 의견을 개진할 수 있었다는 사실이다. 즉 당시 朝廷事에 대한 幕僚의 개입이 非公式的으로 이루어진 경우도 적지 않았지만, 便宜를 위해 中央官職을 兼領함으로써 朝廷事와 大府事를 동시에 수행하는 것이 보다 일반적인 관례였던 것으로 보인다. 여기서 幕僚가 兼領한 官職의 종류나 事例를 일일이 다 소개할 수는 없으나, 가장 흔히 兼帶하는 관직이나 兼領의 일반적 경향에 대해서는 간략하게 언급할 수 있다.

대체로 보아, 魏晉時代에는 議郎·諫議大夫·散騎常侍·侍中 등과 같은 議官을 兼領하는 경우가 많았으나, 南朝時代에 이르면 將軍號나 地方官職을 함께 兼帶하는 경우나 他幕府의 僚職과 軍主를 겸하는 경우가 빈번하게 발견된다. 幕僚가 다른 관직을 兼領하는 경우가 거의 발견되지 않는 漢代의 경우까지 함께 고려한다면, 이와 같은 幕僚의 兼領傾向을 통해 幕府 기능의 미묘한 變化를 읽을 수도 있다. 즉 魏晉時代에서는 幕僚가 議官職을 兼領함으로써 그 參議의 기능을 朝廷事에까지 확연시킬 수 있었으며, 南朝時代에서는 將軍號와 地方官職 및 他府僚職을 兼帶함으로써 累層的 幕府體制에 의한 分裂과 統合의 메카니즘을 창출할 수 있었다.

南朝時代의 幕僚가 將軍號와 州郡地方官職을 兼帶함으로써 자신의 幕府와 州府(혹은 郡府)를 함께 보유하고 있었다는 것은 곧 당시 幕僚의 실체가 ‘分散된 힘’(즉 地方의 名門·豪族) 그 자체였음을 의미하며, 이들에 의한 幕府의 구성은 곧 ‘分散된 힘’의 制度的 結集을 표현한다. 예컨대 東晉元帝는 永嘉中에 江東에서 名門·名流들을 대거 招集하여 幕府를 구성함으로써 江東의 民心을 확보할 수 있었다고 하는데, 다음과 같은 기사가 이를 증거한다.

永嘉初, (琅邪王司馬睿)用王導計, 始鎮建鄴, 以顧榮爲軍司馬, 賀循爲參佐, 王

敦王導周顛刁協並爲<sup>○</sup>腹<sup>○</sup>心<sup>○</sup>股<sup>○</sup>肱<sup>○</sup>，賓禮<sup>○</sup>名<sup>○</sup>賢<sup>○</sup>，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晉書 6—145)

이들 ‘名賢’들의 실체가 地方豪族이었음은 다음과 같은 記事에 의해 증명될 것이다.

① 元帝初鎮江左，以(周)玘爲倉曹屬，…玘宗族強盛，人情所歸。(晉書 58—1573)

② 元帝…以(顧榮)爲(安東)軍司，…榮旣南州望士，身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晉書 68—1813)

이들 豪族, 즉 ‘分散된 複數의 힘들’이 幕僚라는 제도적 형식으로 幕府를 구성, 府主라는 求心力을 중심으로 結集하였다면, 이들에 의해 창건된 新王朝의 권력구조 역시 幕府體制의 메카니즘에 의해 규정될 것이다. 그러나 본고에서는 이 문제까지 논급할 紙面을 갖지 못하였으므로, 단지 霸府의 幕僚는 王朝交替와 더불어 新王朝의 權力構造 가운데서 中核의 위치로 진입하게 된다는 사실을 확인할 뿐이다.

琅邪王 司馬睿가 晉王位에 올랐을 때, “諸參軍은 奉車都尉에, 掾屬은 駙馬都尉에 拜授하여 百官을 갖추었다”(晉書 6—145)고 하며, 晉太尉兼相國인 劉裕가 宋國을 세웠을 때, “太尉軍諮祭酒 孔季恭은 宋國尙書令, 相國左長史 王弘은 尙書僕射로 삼고 나머지 百官도 모두 天朝의 제도와 갖게 하였다”(宋書 2—44)고 한다. 霸府에서 新王朝로 진행되는 中間段階인 王國(혹은 公國)이 제도적 형식만 달리하였을뿐 그 내용은 霸府의 그것과 동일하다는 사실을 보여주는 것이다. 霸府와 新王朝의 관계도 예외가 아니어서, 西晉 武帝가 受禪한뒤 “文帝故府의 僚屬을 모두 錄叙하여 郎中 등으로 임명하였다”(晉書 91—2352)고 한다. 陳朝의 경우도 高祖가 帝位에 오른 뒤에 “文官은 腹心을 쓰고 武官은 功臣을 썼다”(陳書 2—35)고 하는데 腹心이니 功臣이니 하는 것이 대부분 幕僚를 이룬 것임은 물론이다.

특히 여기서 간과할 수 없는 사실은 受禪한 다음 幕僚들에게 拜授되는

관직이 대체로 中書·尙書·門下 등 이른바 '內朝'의 職任이었다는 점이다. 몇가지 事例만 摘記하면 다음과 같다.

- ① (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 以(應貞)爲參軍, 及踐阼, 遷給事中。(晉書 92-2370)
- ② 王儉…轉(太尉)左長史, …齊臺建, 遷右僕射, 領吏部。(南齊書 23-434)
- ③ 高祖即皇帝位, …以相國左長史, 王瑩爲中書監撫軍將軍。(梁書 2-35)
- ④ 蔡景歷…兼掌相府記室, …高祖受禪, 遷被書監中書通事舍人, 掌詔誥。(陳書 16-224)

內朝의 구성원리와 기능은 幕府의 그것과 흡사하여, 그 구성분자는 皇帝의 幕僚라 할만하다. 따라서 霸府의 幕僚가 新王朝의 內朝로 진입하는 과정은 곧 霸府의 內朝化라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요컨대 霸府의 가장 큰 기능은 新王朝의 權力構造의 核心이라 할만한 內朝를 배태하는 母胎로서의 역할이었다. 즉 魏晉南朝의 霸府는 分散된 복수의 힘을 제도적으로 결집시키고 동시에 새로운 國家權力을 創出하여 그 中核的 위치로 자신을 昇格시키는 기능을 갖고 있었던 것이다.

## VI. 結

지금까지 우리는 魏晉南朝 霸府를 통하여 당시 幕府의 구조적 특성과 구성원리 및 幕僚와 幕府의 기능을 이해하려 하였다. 그 결과 다음과 같은 몇가지 사실을 확인할 수 있었다.

첫째, 魏晉南朝 幕府의 구조적 특성은 參軍의 출현과 발전과정에서 찾을 수 있다. 後漢末에 출현한 參軍은 劉宋時代에 이르러 幕府의 中核에 위치하게 되었다. 幕府는 參軍을 중심으로 구성되었으며, 參軍은 幕府의 발전과 더불어 分化되어 그 조직적 규모와 기능을 확대·강화하였다. 參軍이 幕府의 中樞에 위치하게 된 까닭은 그 參謀 기능에 대한 기대의 증대와 無定員의 非制度的 성격 등에 기인한 듯하다.

둘째, 魏晉南朝 幕府의 구성원리는 幕府의 自律性으로부터 발전할 수 있다. 幕府의 구성, 즉 府主와 幕僚의 結合關係는 人格의·心情的의·非強制的인 主客關係로서 ‘辟召’의 개념안에 모두 함축되어 있었다. 그러나 劉宋時代 이후부터 辟召 본래의 의미가 약화되고 強制的·制度的 성격이 강화되었다. 그 까닭은 幕府 기능의 변화와 無關하지 않은 듯하다.

셋째, 幕僚의 역할은 府內事務와 對外業務로 大別할 수 있는데, 특히 後者가 幕府의 기능과 관련하여 주목된다. 幕僚의 가장 기본적인 역할은 軍事的 參謀와 政治的 參議에 있었는데, 특히 政治的 역할은 府主의 政權獲得과 維持를 위한 諮問에 응함과 동시에 朝廷大事에 관한 자신의 의견을 개진하는 일을 포함한다.

네째, 幕府의 기능은 分散된 복수의 힘 등을 제도적으로 結集함과 동시에 새로운 國家權力을 창출하여 스스로를 그 中核의 位置로 上昇케 하는 것이다. 魏晉南朝時代의 특수한 상황의 전개, 즉 國家權力의 복수의 힘에 의해 분할되어 있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외형적으로는 統一國家의 형태를 유지하고 있었던 사실이나 古代帝國의 外形을 갖추고 있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6,7 차에 걸쳐 잦은 王朝交替가 이루어진 사실 등은 모두 당시 幕府體制의 특수한 기능에 의해 설명될 수도 있을 것이다.

물론 霸府에 대한 검토를 통해 도출된 본고의 결론은 아직 명료하게 입증되지 못하였다. 왜냐하면, 본고는 서론에서 미리 밝혔듯이, 魏晉南朝의 모든 幕府는 본질적으로 霸府와 다름없다는 假說에서 출발하였기 때문이다. 霸府 이외의 幕府를 포함한 일반적 검토가 다시 이루어진 뒤에 비로소 이러한 假說과 본고의 논리가 모두 입증될 수 있을 것이다. 後稿를 기약한다.